

风箱喻鸣 炊烟暖忆

旧影重现

小小方寸里的 平凡温情

老家东屋的山墙上,静静挂着一只木制旧风箱。灰扑扑的尘土覆在斑驳的木板上,让它看起来愈发沧桑。可那微微翘起的铁皮边角、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把手,仍倔强地保留着旧日模样——它曾是我家厨房的“烟火引擎”,拉响过无数顿饭菜的序曲,也把冬日的严寒、孩童的雀跃,都揉进了袅袅炊烟里。



我家的风箱,是时光的“幸存者”。它虽陈旧得像是被岁月浸过,却完好无损:木质的箱体泛着深棕的光泽,铁皮箍的边角磨得圆润,风箱口的木挡板还能灵活开合。从前它是厨房的“主力军”,如今闲置一隅,倒成了家里的“老古董”——每次擦拭,都能摸到木纹里藏着的烟火气。

儿时的记忆,总伴着风箱的喻鸣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,懵懂记事起,家里做饭就靠它“发力”。那时村里的土坯房错落分布,几乎每家灶台旁都立着这样的风箱。每当暮色漫过屋顶,拉风箱的“吱呀”声便此起彼伏:张家刚起火,李家的风箱又接着响,最后汇成一片热闹的“乡村交响乐”。大人们不用看,光听声音就知道哪家该揭锅盛饭了。

风箱的结构简单却精巧。土锅灶旁支着它,锅灶与风箱用铁皮筒紧紧相连。做饭时,母亲往灶膛里添柴,我踮着脚帮父亲拉风箱。左手稳住箱体,右手有节奏地推拉木杆,风箱里的木弦“嗡嗡”震颤,灶膛里的火苗便“呼”地蹿起,舔舐着黑黑的锅底。火小了就加快频率,火旺了便放缓节奏,仿佛在和灶膛里的火焰“跳一支默契的舞”。

冬天的风箱,是温暖的魔法。寒夜漫长,厨房却因它成了最暖的角落。一家人围在土灶旁,父亲拉风箱,母亲揉面蒸馍,我就蹲在旁边添柴。风箱拉出的热风裹着柴火香,把冻僵的手烘得暖暖的。有时我贪玩,拉着风箱猛跑,木弦“啪”地断了,惊得母亲笑着嗔怪:“小

调皮,断了弦,饭可要煮不熟啦!”

风箱也有“小脾气”。新用的风箱格外沉重,过年蒸年糕时,我拉不了多久就胳膊酸得抬不起来;灶膛的烟灰顺着风道飘出,厨房墙壁常被熏得黢黑,屋顶的茅草也蒙着层灰。可即便如此,它仍是农村厨房的“功臣”——没有它,土灶的火就没了“精气神”,饭菜也少了那份柴火慢炖的香气。

如今,老家的风箱仍在山墙上挂着,灰尘是它的新“衣裳”。可每当我闭上眼,仍能听见它“吱呀”的喻鸣,看见父亲拉风箱时弯曲的脊背,看见炊烟里母亲忙碌的身影。那渐渐远去的风箱声,是农村变迁的注脚,更是我心底永远的暖——它暖过童年的寒冬,也暖着游子回望故乡的目光。

[安徽·亳州] 屈广法

翻找旧物时,几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票从旧书里滑落——黑龙江省的壹市斤、叁市斤、伍市斤,还有两张全国通用的叁市斤、伍市斤。指尖触到纸面的刹那,那段凭票度日的岁月,忽然在记忆里鲜活起来。

1968年出生的我,记事时正逢票证年代。买布需布票,买棉花要棉花票,连买根麻花都得揣上二两粮票。手表、自行车更是稀罕,得凭票才能“解锁”。在过去的日子里,票证成了生活的通行证,每一张都写着“来之不易”。

1976年夏天的“六一”运动会,至今历历在目。我和伙伴步行10公里到公社(乡)所在地,母亲塞给5角,嘱我买点吃的——中午赶不回来。正午的供销社,队伍排得老长,我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,手忙脚乱地掏兜,却发现忘带粮票!售货员摇头,多给钱也没用。急得我直跺脚,最后找到在乡里上班的二叔,借了壹市斤粮票。攥着粮票,我花3角买了10个烧饼,又添了几根“棍”(零食),那顿饭的香甜,混着粮票的温度,成了心底难忘的暖。

如今,票证早已进了博物馆,但那些凭票的日子,像粮票上的字迹,虽淡却清晰。它们藏着物资匮乏时的坚韧,更藏着平凡生活里,被票证温柔守护的烟火温情。 特约通讯员 [黑龙江·齐齐哈尔] 杜成一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nhlrb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70

牛幸娃说:“若是菜做得多些,多找几个人来嘛!”

王永学故意问道:“那把杨玉琼、苗丽萍都叫来?”

牛幸娃牛眼一瞪说:“商量打巷道的事,找老娘们干什么?找老金,把十一连那几个头头脑脑都叫来,给他们透个风,好早做准备。”

王永学说:“明白。你这个北风井工作组组长提前上任了,要不要杀只鸡,歃血为盟?”

牛幸娃说:“你这是半天云里挂口袋——装风(疯),净说些没用的!准备好酒菜就行了,人由我通知。”

王永学回到办公室不敢怠慢,即和余秀英通电话,让她早点下班,

去海边集市购海鲜肉菜,好在现在市场极为丰富,买回来稍作加工,就可以了,有的就直接买加工好的,直接上桌不用费事。他回家时去小卖部买了四瓶坊子酒和两条烟,好应付这些“酒鬼”“烟鬼”。到家后余秀英购物已回,两口子就忙乎起来。正在忙乎着,牛幸娃和金昌浩走了进来。王永学迎他俩进屋,把茶水倒上,把烟点上,要坐下来一起编,牛幸娃说:“你忙你的,我和老金商量一下打北风井的事。”

金昌浩现在是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,是技术大拿,这次又主持完成施工设计。牛幸娃很尊重老金,在他面前从来不敢爹翘。一是老金年纪大,二是团内技术权威,在老金面前,他谦虚得像小学生一样。老金喜欢牛幸娃敢打敢拼不怕牺牲那种精神,也很尊重

他,这种尊重在许多时候是以开玩笑的方式。两个朋友之间可否互相开玩笑,这是衡量亲密度的一个标志,是另一种形式的尊重。老金是老大学生,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,肚里确实“有货”,给牛幸娃认真讲解海底复杂地质情况的形成、表现,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测,出现问题时如何应对,有哪些方案,这些在施工设计方案中都考虑到了。

牛幸娃说:“金工就是高,这个设计方案没有你,还真出不了。”

金昌浩说:“你说错了,这次搞设计方案的是一个年轻人,助理工程师,我给你报告过,这一次我们不仅出了设计成果,还出了人才,我为此很兴奋,我们团技术队伍后继有人,我这个工程股长包括总工程师,都可以让贤了。”

牛幸娃说:“那也是在您指导下帮助下完成的。”

金昌浩说:“一代更比一代强,这是历史规律。该让贤就让贤,该让位就让位,我现在年过半百了,培养年轻技术人员,让他们早点顶上来,是目前的主要职责。现在施工设计完成了,通过了,我可以让王兴昌参加你的工作组,和你一起住到十一连,在施工中予以具体指导配合,也在施工实战中锻炼成长,你要好好带好他。”

牛幸娃说:“太好了!谢谢你派了一员大将来,但你也要继续当好‘军师’,你常来转转,我就放心了。”金昌浩允诺。两人正聊着,十一连指导员阎芳州、连长申力明、副连长王玉波、慕容秀、苏明远一起走了进来,要给两位老首长敬军礼,见他俩坐着,就喊一声“牛参谋长好”“金副参谋长好”。两人点头示意。 待续